

听校友们讲述在向明的青春

□ 整理 | 阙政、金姬 制图 | 刘绮黎



卢秋田

上世纪50年代初在向明前身上海震旦附中求学，1961年毕业于外交学院。历任中国驻荷兰大使馆参赞，中国驻卢森堡、罗马尼亚和德国大使。

口述：

我是1950年进震旦附中的，1952年9月，市教育局将震旦附中改名为向明中学，我是1956年毕业的。

向明的生活我是永远不能忘记的，在那里我入队、入团、入党，完成了政治上的三部曲。当年学校背景还是比较复杂的，从法国教会学校，到被政府接管，一路改造过来，发生了质的变化。我还记得那时候法国神父宣扬天主教，排斥共产主义，我就跟他们辩论，他们说人是上帝创造的，我就说人是猴子变的！虽然现在看起来蛮幼稚的，但我因此还去图书馆研究宗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。

我父亲解放前就加入了共产党外围组织，认为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。我姐姐是纱厂女工，也很早就入了党。我受到他们影响，也积极向党组织靠拢。当时得知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要从中学生中选拔通讯员，我马上就报名。记得那时候上海刚解放，治安不太好，我要把通讯稿从马当路家里送到金陵东路去，一路上流氓阿飞挺多的，会来抢我的钱包，挺惊险的。

在向明我最难忘的是两位李老师。一位是教我政治课的李家庠老师，我是在他的指导下阅读了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《青年近卫军》《马特洛索夫》等大量苏联文学作品，其中《马特洛索夫》里的名言“由于你的存在，使别人更美好”更是成为我一生的座右铭。

还有一位是我们的团委书记李爱宝老师，他是我从事外交工作的伯乐。临近毕业的时候，我在选择天文或地质作为深造方向时陷入了犹豫。李老师对我讲：“你文科成绩出众，性格外向，善于同人交往沟通，建议你报考外交学院。”这句话决

定了我的一生。

让我深为感动的是，两位老师不仅是我人生的伯乐，对我的生活也多有关心。李家庠老师常常请我吃阳春面和糖炒栗子，他自己却不舍得吃。而我毕业时，李爱宝老师从他并不宽裕的工资中凑钱为我置办了一套布中山装、一双袜子、一双皮鞋和一身便装。此恩此情至今难以忘怀。

祝福 感言

值此120周年校庆之际，祝向明继承光荣传统，向着光明之路，再创新的辉煌！



龚中心

香港华懋慈善基金理事。1954—1960年在向明中学学习，毕业后升入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六年制儿科系。其姐华懋集团前主席、亚洲女首富龚如心，其妹龚因心，其弟龚仁心同样是向明校友。

口述：

我家有七个人都是向明毕业的，除了我们姐弟四人，还有我的女儿、我妹妹的女儿、我相识相守60多年的丈夫——从1951年我姐姐龚如心进校，到我妹妹的女儿1990年从向明毕业，中间横跨了40年！

向明的生活，至今都历历在目：学校邬达克设计的红楼（今震旦楼）、大理石楼梯、讲究的木质扶手、大礼堂、操场——六一儿童节的庆祝活动中，我穿着白色运动服，举着队旗、敲着队鼓打头阵——一切好像就在眼前。

我印象最深的是向明的校风非常好：学生尊敬老师，老师爱护学生，师生的人品都很端正，彼此情谊也很深厚。我们的老师特别有文人气质：儒雅、清明、有学识，而且知识面都非